

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任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
市易命公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
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謹言鬱於上聞
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大
雨知熙州王韶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詔還任上
表待罪奏斬獲首級公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
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毋以多殺爲功讀者
疎然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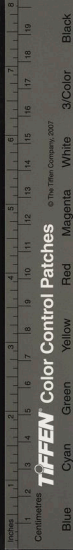
邇英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以真宗惻
然矜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
乃使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

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
是不殺羊羔雜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爾推其心
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
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
齊王不忍殺觶之牛以爲是心足以王外人皆云陛下
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邊而過且勸左右勿
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

幸甚

東坡集

初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
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爲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
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平生交俱以著舊進用至



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為苟同人服其平

行狀

先生云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調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大執求薦董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程氏遺書

傅堯俞

獻簡公

字欽之鄆州人未冠登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中

書侍郎

公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二百六十餘章多蠲息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於天下

仁宗春秋高未立嗣公上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下望時國用之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公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奢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為之無益聚歛用則天下殆矣

英宗初即位有疾皇太后同聽政至是上疾平公上書請天子聽政又再疏太后請還政天子未聽久之頗聞內侍任守忠有甚間語公又上疏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於人陛下今日



誅竄護人則慈孝之聲並隆於天下矣於是太后遂還政而遂守忠等

公在英宗時最被眷遇一日奏事殿中上曰多士盈廷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上敬納其言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調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權同判流內銓

行狀

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太公而未嘗容心其薦引多得吉

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諭近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人也嗟惜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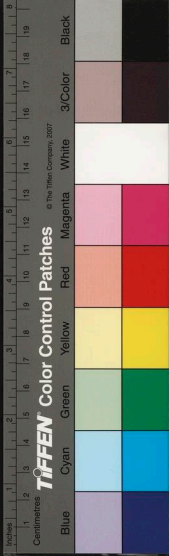
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爾人以雍言爲然

並墓誌范忠宣撰

公在上前吐論激切事已則終不復言出爲和州也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行狀

彭汝礪



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第一事神宗官至吏部尚書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爲淹
而公處之澹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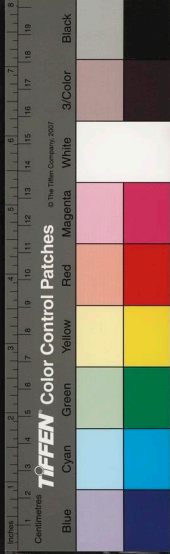
罷爲館閣校勘江西運判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
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
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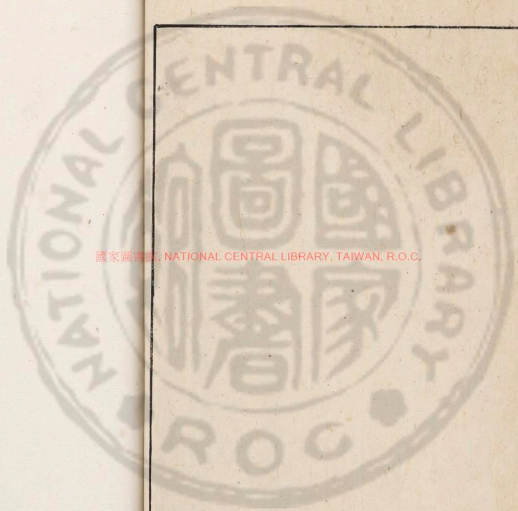
以起居舍人召既至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
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
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

紹聖元年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條舉熙寧元豐政事
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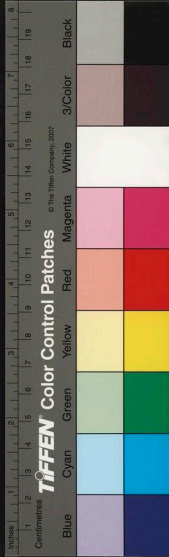
則無言之者於今則人人而能言之矣以寶文閣待制
知江州入辭上勞問甚寵曰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
公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
不肖政唯其是則政無不善人唯其賢則人無不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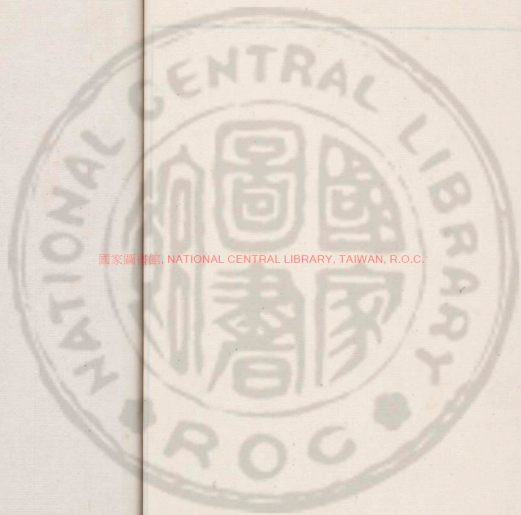
並曹內翰
撰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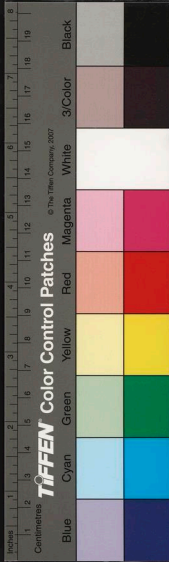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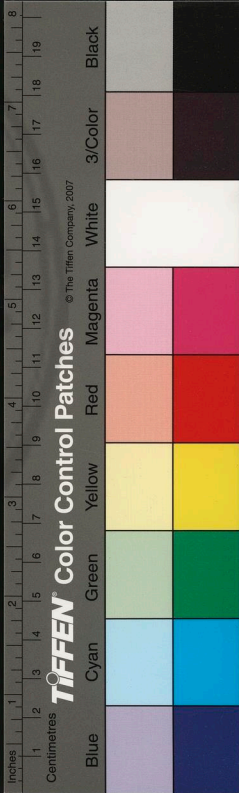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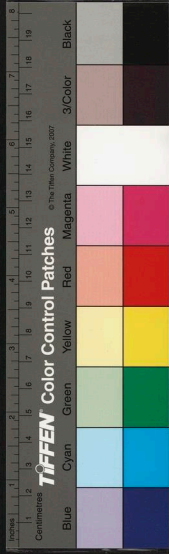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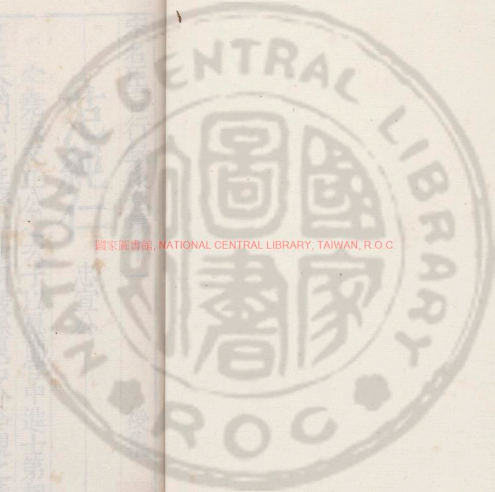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人然其後亦不令親之徒以公
 從遊晝夜肄業直晝帳中夜分不寐後公貴夫人猶收
 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其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連
 也
 和家城縣伯兄久心疾公嘗學類如孝子召編校秘閣
 書籍以兄病辭不赴高公竟之曰泰閣有資人心豈易得
 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當效有命

3395912 v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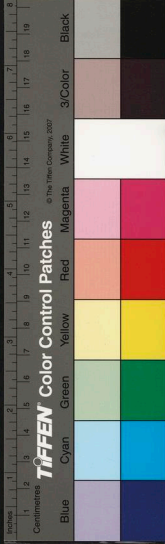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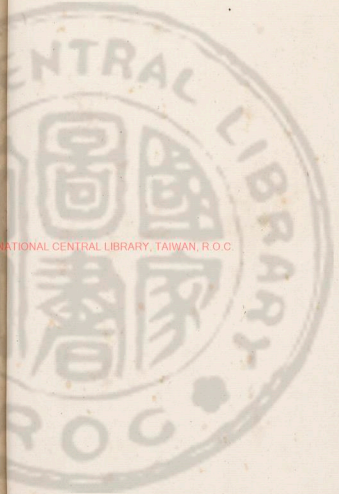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一

後集

范純仁 忠宣公

堯夫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哲宗
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與公
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
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迹
也

知襄城縣伯兄久心疾公奉事照管如孝子召編校秘閣
書籍以兄病辭不赴富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
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襄城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不忘至今號爲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久旱不雨公度將來必闕食遂畫籍境內客舟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販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爲汝主羅衆商從命運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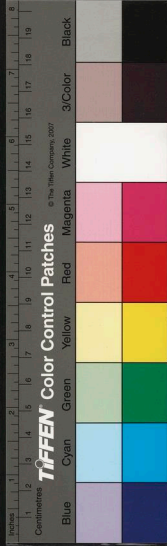
自陝西運副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至漕輓必精意邊事城廓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廓粗完甲兵粗修糧儲匱備上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執事皆言

麓何也公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讐夷狄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願陛下窅孟子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首首桀鶩欲侵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言並

錄行

爲諫官前後爲上言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上方銳於求治



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霸富國強兵之術誤惑人主失天下望曾子開撰墓誌

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以公代之公到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變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公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行狀

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

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執事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公與溫公雖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墓誌

溫公欲令進士召朝官保任然後應舉又更貢舉法公曰舉人難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猶可寒遠之士尤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過京官選人京官選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舉未必有益既欲不廢文章則雜文四六之科不如設在眾人場中不須別設一科也孟子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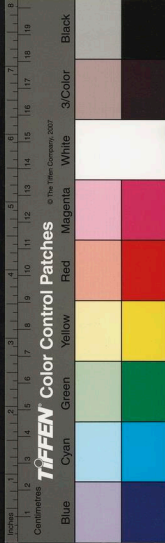
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從之

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爲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爲宗廟社稷之福豈祿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辯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歸於人君可用而後止

元祐三年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爲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誦呂汲公爲左相不敢言忠宣乞薄確罪不從初議蔡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闢之恐不自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

開見錄

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上下皆以爲使公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奔走執役之勞豈不便乎公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于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有而征其所無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爲便窮力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二亦可以取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致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



錢無遠不屆若遇措克之吏則爲民之害無甚于此

錄

宣仁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

問見

錄

日三省同登蘇轍獨進上前論駁試策題因引漢昭變
更武帝法度事哲宗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再拜
而退曰臣引用失當容臣待罪公素曰漢武雄材大略
史無貶辭又轍所論非異同正欲救已行之言望陛下
宣住蘇轍尚書右丞鄧潤甫越次言曰先帝法度爲司
馬光蘇轍壞盡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上曰人

謂秦皇漢武公奏蘇轍之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轍卒

得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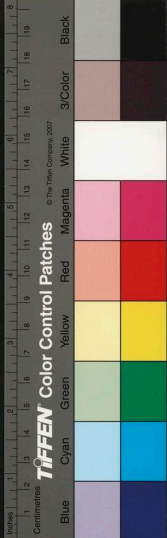
全上

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
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
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
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
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

不至

問見

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
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爲宰相豈
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廷進用



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邪

言行錄

五

公在隨幾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肯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入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苦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行狀

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董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語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曰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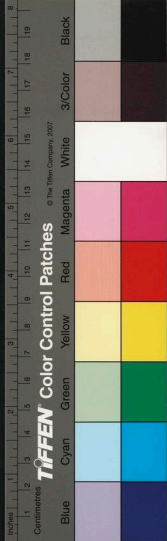
聞見錄

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側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

之儀次第之

開見錄

表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常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



猶污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
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

言行錄

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
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
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
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
位親戚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
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座右終身佩服

言行錄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
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稚以人材爲
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
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行狀

公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與須造
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公者手自答曰大輅與
柴車較逐鸞鳳與鳴皋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歸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
亦非也

行狀

公攝師成都程子將告歸既見曰先生何以告我子曰公
嘗言爲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
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爲政不若是何也公曰可
得聞歟子曰舊帥新公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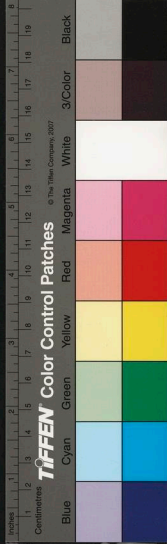


教之視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于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遺事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嫌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差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

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材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材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玘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范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嘗爲博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



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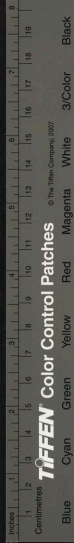
龜山語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穎昌府召童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蓋覲倖相位復行免役書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嫌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留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莫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

使人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懼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聖建中靖國初之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開元見錄

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聖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



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以爲有文正之風焉其在朝廷專務獎進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其論議平恕不爲己甚世謂使其言行於肥黨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讐言復之禍

墓誌

王存

字正仲潤州人進士第哲宗朝官至尚書左丞

初修起居注卽乞復唐正觀起居卽舍人職事執筆隨室相入殿上建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曰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置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卽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

官制行上无愼用公因請自肥黨以來有緣議論得舉或誑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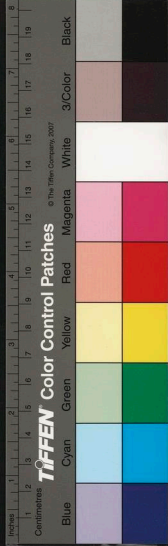
公在政府時四方奏獻大辟刑部援比請貸而都省屢以無可矜怒却之公言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

公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

乎

並曾子開撰墓誌

蘇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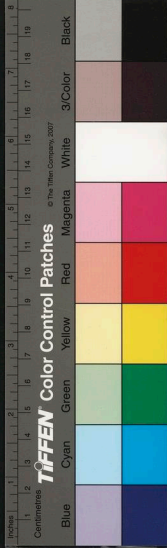
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中進士第相哲宗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每有發歛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恡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子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爲神明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罹奪剽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天下以爲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道也此

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耳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入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耻爲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畝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爲何等時也頃時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太子中允宋次道敏求封還辭頭翼曰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復下至於七八子容與大臨但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宮



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
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下世也

元城語錄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
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
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
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以爲然遂各以
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
之所對極中事理

行狀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盜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于縣
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
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爲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

發不敢處之久而投匿名者當流爲情輕法重其當奏
蘇子容爲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爲邑上殿論賊可滅
久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許之風
不可長乃杖而免之子容以謂賊不于己者告捕而變
主匿名本未足深過而先帝猶恐長告許之風此所謂
忠厚之至然鹿豕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
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許者此當時小人所爲非先
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東坡集

知滄州陸離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邪然卿
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易之女上曰



是天聖間侍從邪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竒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

訓誨

元豐中上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慮邇來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公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果然及書成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奏篇上下讀序引大喜曰正類序卦之文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採錄新舊唐書中臣王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十條

狀行

公掌天官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公敕吏曰某官緣某事賞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之奏請或建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爲無可憾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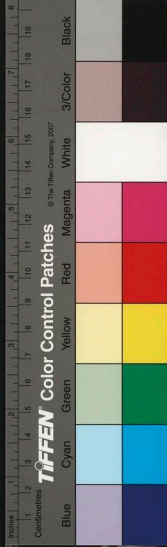
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問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



未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公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其年改元，其年有某事，其年上卽位，其年上有某事，其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其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後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威會葵丘，是歲晉文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元曰：不然，至於暗記經史默咏詩書，以至士大夫家世閱閩名諱婚姻無遺忘者，又以何法乃真強記爾。

公嘗言：吾每聞前輩善言，則終躬佩服，少時聞計用章，卽中爲吏，以循良稱，數典大郡政績尤異，因造請求異聞，其可紀者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吳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遼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縛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弊於誇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養養於人者，謂其有嗜欲也。

又嘗言：楊告謂吾曰：嘗愛韓非一言，以謂土木偶人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此言可以喻大夫上木偶人而鼻先小，目先大人或非之，則無以爲也。鼻大則可小，目小則可大，凡事皆然，不厭於三思而熟慮也。人皆以非爲刻薄，此言非忠厚之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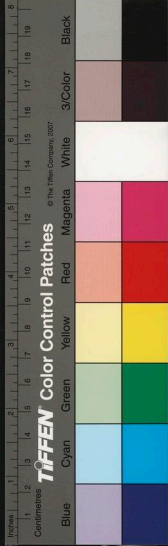
言不卷
十四
公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復條奏援引古今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爲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天下無不治矣

公嘗云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仕四朝中間雖謫不愧於觀過而神考以謂直久而自明也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公曰子嘗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公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爲人歲以雙并一斤爲餉知吾無苞苴之饋也

公云人生在勤敬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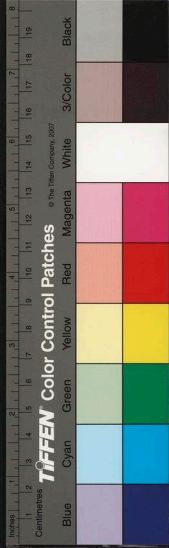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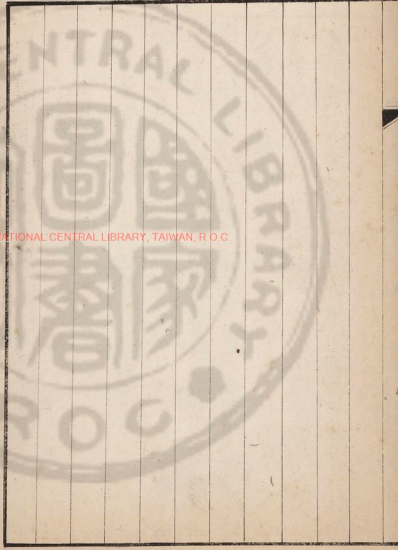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二

後集

劉摯 忠肅公

字莘老永靜軍人登進士甲科相哲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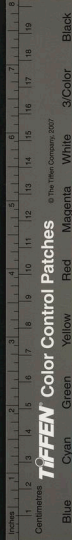
荆公初秉政公除御史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略舉十害
時御史中丞楊繪亦上疏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寺司
農條件詰難劾繪與公險詖欺誣中有向背有肯分析
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於陛下是臣之職
也今有司駁奏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
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
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



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治安者誰致之耶二三年間開闢動搖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又淤田也又省併州縣也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口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佞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斲民者謂之通變今三

邊創瘼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貶衡州

公在南都幕府會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塲河渡法收淨利南都開伯廟歲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爲奏曰開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歾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繁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



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卽日批曰辱國瀆神此爲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

哲宗嗣位公復任言責上疏曰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廷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

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材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視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公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毋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並門人劉仿撰行實

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輩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劉大諫序公文集

王巖叟

字彥霖大名入舉明經事哲宗官至簽樞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琴謀

除監察御史卽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

以小利失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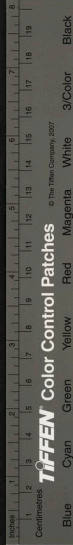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
公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
者再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
上疏云臣爲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爲
高論喜忤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
寢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久闕公上疏願詔補諫臣無令
久虛其職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
公密令掩捕毀徹暗情處決遂以無盜居民開戶而寢
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買易萬緡市僧稽違逾年止

輸其半請盡力無可賴一日開戶外有錢聲償數皆足
讀怪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今日知府矣

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
以來納練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
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
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又少進曰
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
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
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
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二聖深然之公
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



果有之否此乃欲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幸陛下常用心於此

並墓誌張去叟撰

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太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嗜好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陛下特留聖意

係年錄

邇英進講實訓至節費公曰凡意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

墓誌

劉安世

元城先生

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



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奉奉勿失終身行之言行錄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間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三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

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

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

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得

道錄云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耻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統太師平章軍國重



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
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
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不
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
自此以往厲精更始

並言
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謗詩公卽論奏曰
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
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齒
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倣倖復用摠泄
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
南京公與鑿鑿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大輕未厭輿議

疏十餘上始寬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脇貴
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
爲妖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
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
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
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方伏望明正四凶之罪
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寬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
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雇乳母牙媪以謂無有
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

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折簡問之荅如所聞卽上疏言前世之王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聞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爲劉氏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溫公既薨之後荆公之徒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脇之以禍無所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鹿豐舊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卽引疾在告陳乞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



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卽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

深媿於公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俾竟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俾門延入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爲相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如救焚極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以公爲知言

並一節
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罷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罷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走罷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罷之



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

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安世所守凜然歿生禍福不變蓋

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聞見錄

惇于用事必欲致公於歿故方寬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

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

公必歿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墜悍不衰

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擊

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恕不已以言抵恕曰及

改月遂除卑禪祭嘗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

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繫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

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恥躬為甘心快意之地

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

乃上書引及甫為證訟劉丞相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

朝廷駭之委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

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寔繫

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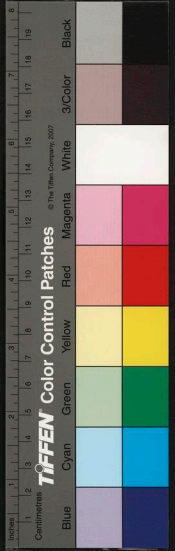
心路人所知者緣摯寬斥顧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

危疑摯有傾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

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貺之

以貺為兄以兄為昆也欲以恥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

為寒心者恥躬謂至上摯既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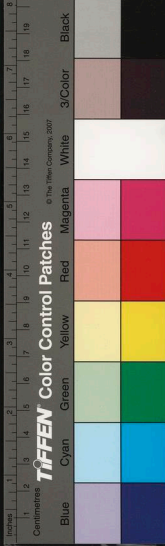


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
上爲甘心快意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
何證據則曰先父屏人說來卽無的確證據時劉丞相
王彥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於蔡京故京猶乞上殿
親寫劄爭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摺等逆心則其二時
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蔡
中顧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
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華賤死廢
及子孫而安世不開罪罰殊科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
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衾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
在貶所有士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

見惇犀珠磊落貽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緩
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
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
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目若
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翼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
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如平常曾無少
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
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
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歿則公未可知矣然公
亦無喜色於是覓公處歿不亂如此

並上
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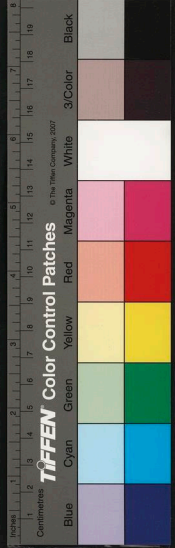


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猶
梅新與交爲隣高竇雷化說着也怕八州惡地安世歷
遍七州道護錄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海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師成
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令吳可自
免師成來欲鈞致公所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
然後致書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求仕爲言
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
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
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
若也言行錄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曰金
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鬪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句非獨爲趙氏
禍乃爲萬世禍也先生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
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巴攬之庶幾
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
則何事不可爲也馬永卿編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樸儉
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
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
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



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
主必信若以爲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
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
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攻
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

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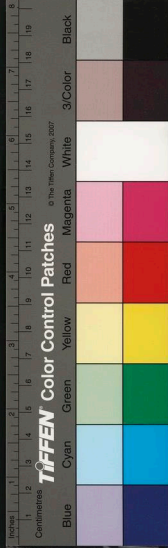
罷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
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
熙寧初與陳陽叔呂實臣同任樞密陽叔聰明少比遇
事之來逆刃而解而呂實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
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實臣處者人情事理

無不允當罷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

力童蒙訓

罷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
身請教李曰若各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
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
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
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啟封家事
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
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
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帛之曰劫火洞然不



爐惟玉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
南京不見劉侍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者老士
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
年虜人驅墳尸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
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言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罷之其鐵漢不
可及也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終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三

後集

范祖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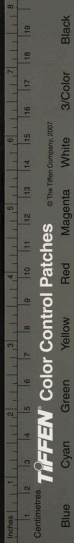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先嘗爲太史
著唐鑑官至內翰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
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爲名初
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故稱

淳甫

家傳

熙寧三年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劉攽
劉恕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



爐惟玉縉紳往往傳誦以爲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
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
南京不見劉侍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者老士
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
年虜人驅墳尸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
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言行錄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罷之真鐵漢不
可及也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終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三

後集

范祖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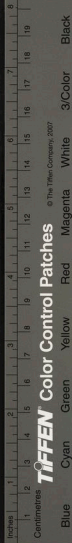
字淳甫成都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先嘗爲太史
著唐鑑官至內翰

公未生河南郡太君夢一偉丈夫披金甲而至寢室曰吾
故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是日公生遂以爲名初
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仲華篤行淳備改字淳甫故稱

淳甫

家傳

熙寧三年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又辟劉攽
劉恕及溫公歸洛詔聽以其屬自隨而二公在官所獨



公在洛溫公專以書局事屬之故公於此書致力尤多

上同

徐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溫公正色

曰子謂淳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遺事

公在書局分職唐史考其成敗治亂得失之迹撮其機要

論次成書名曰唐鑑元祐元年上半年奏進其書

家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唯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

寧中冲見樂城先生於穎昌先生曰老來不欲泛觀他

書近日且看唐鑑

遺事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公爲著作佐郎伊川謂溫

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元好溫公曰他已修史朝廷

自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

故伊川曰願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其後除侍講

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謂不

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爲者君實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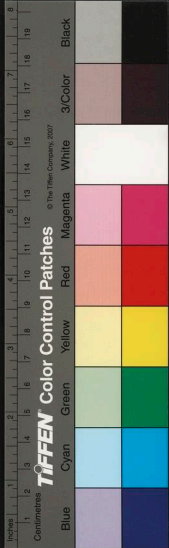
爲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書云比亦欲出而二部勸

止遂已

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公言朝廷自嘉祐已

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

以收養大小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



爲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臣以爲宜於四福院增蓋官
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
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損以爲殿最其天下
廣惠倉宜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卹須要實惠及民上
納用焉

講讀論語畢賜宴于東宮賜御書唐人詩各一首公奏謝
曰臣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如游藝
又賦詩以獻退而節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
言得一百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是夏權住進講公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
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

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
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
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爲義
小人專於爲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
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
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年少
之時陛下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問學恐不得如今日之
專也

蔡確既貶公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
意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
偏大異論者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失中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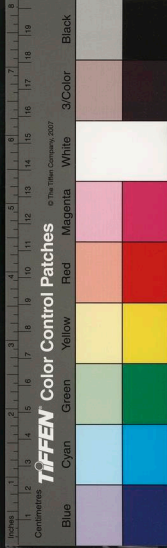


不安矣

范忠宣之罷公嘗論列客有謂忠宣曰淳夫亦有言何也
忠宣曰使純仁在言路見宰相政事如此亦豈可默也
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公在告聞之卽上疏曰陛下未
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大早陛下承天
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其業爲億兆之父
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又上疏皇太后曰千金之家有
十二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乎萬乘之王乎陛
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水
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
不害哉

有詔選后并令侍從禮官講求禮制公上疏言四事一曰
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又與諸公討論講
議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爲禮上之及中宮初建又解
家人卦以獻

嘗采集帝王學問及祖宗講讀故事爲帝學八卷上之
秘書監王欽臣奏差具靖太師陳旻元校黃本道書公封
還之以謂諸子百家神仙道釋蓋以備篇藉異聞以示
藏書之富本非有益於治道不必使方外之事譬校以
崇長異學也昔王安石使其門僧智緣隨王韶誘說本
征時人謂之安撫太師今乃有校書道士人必謂之編
校太師矣事雖至微實損國體遂罷其命



元祐七年邇英閣對公秦臣伏觀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練仁宗行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然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那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那有道則任那無道則卷而懷之仁宗曰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伯玉之爲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如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願陛下以此爲法昭示所好以慰羣望上然之

公勸上畏天愛民修身納練稽法祖宗而專制宗行事以爲故實又采集仁宗聖政數百事爲仁宗訓典六卷以獻在經筵據經守正獻納尤多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亾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意哲宗首肯者再三然後退就位講孟子今之樂猶古之樂孟子之心切於救民故勸齊王與民同樂而謂今之樂猶古之樂然世俗之樂鄭衛淫哇之聲非古先王之法豈可薦上帝配祖考降天神出地祇也今樂古樂如君子小人之不可同邪正之不可並如必欲以禮樂治天下國家則當如孔子答顏淵之言孔子所言者爲邦之正道孟子所言者救



世之急務此所以不同講公劉好債大王好色曰孟子以王好債勸以當如公劉與民同利以王好色勸以當如大王與民同欲然臣竊謂公劉非好債乃是厚民大王非好色乃是正家人君不可好債亦不可好色好債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事中才以下之君故其言如此

東坡嘗曰淳夫講說爲今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得講師三昧也

公詰朝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案講其說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意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琅然聞者興起講王制巡狩柴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僊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

李薦師友談記

陳衍初管當御藥院公爲諫議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隣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歟所矣

太皇太后登遐公言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庶政乃宋室隆昏之時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不可不慎也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聽政之



初詔令所下百姓呼舞至公無私焦刻勞苦專心一意
保佑陛下斥逐奸邪裁抑僥倖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故
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少矣今必有
小人進言曰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遂先帝之臣此乃
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卽位之初中外臣民上
書言政令不便者以萬數太后因天下人心之欲改與
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
之人及主其人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后亦以衆言而
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屢疾
而欲去之者也不如此則天下不安爾惟陛下清心照
理辨察是非有以此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

刑此等旣上誤先帝欲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
再壞邪初公與蘇公約皆上章論列蘇公已具章見公
之章遂附名同奏因謂公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載於
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公又上疏
曰陛下嗣位幸賴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惠
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
離而復合乃至契丹王亦與宰相議曰南朝行仁宗故
事可飭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夫以夷狄
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矣太后爲陛下立太平之
基已有成效臣願陛下守之以靜無所改爲恭已以臨
之虛心以處之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公上疏言陛下初政未嘗行一美政
訪一賢人而先進用內臣如此衆多之口必調陛下私
於近習臣竊惜之不報

紹聖三年徙賀州謫詞云朕於庶言無不嘉納至於以許
爲直以無爲有則在所不赦公云吾論事多矣皆可以
爲罪也亦不知所坐何事後乃知坐向言乳媪事惇卞
以謂上疏太母所以離間哲宗也然公先上皇帝疏後
數日乃上太母疏止是勸上以愛身修德太母以保護
上躬而已

公每論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曰君
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公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公不許曰仕宦不
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公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
曰勿令范十三知公舊行第十三也

並遺事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
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
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號洛
黨者以程正叔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爲羽翼川黨者以
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
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不已正叔多
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嫉之或加玩



言後上卷
侮故宋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
是時既退元豐大臣于散地皆銜怨刻骨陰伺間隙而
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童惇爲相同以爲元
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讀直無黨范
淳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灰尤可哀也

錄聞見

陳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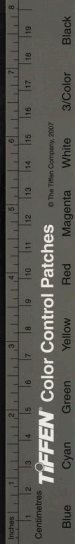
忠肅公

字瑩中南劍州人中進士甲科事神宗哲宗徽宗位
至監察御史

公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初卞嘗爲公語張夔

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
卯彼嘗諫以爲大旱漢祖成臯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
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
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
神以不可訓也期近怪矣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
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
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
因是染公竟以尋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
於羅織矣

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隨衆謁之章素聞
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



乘舟爲喻乘舟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章默然未荅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章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篡紹先列肆意大改成緒悞國如此非姦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尤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

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于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度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共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

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



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邪
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
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自辭屈愧
歎遽以告于于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矣
嘗為別試所王文林自謂蔡于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
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提荆公之學也于既
積怒謀因此害公而遂慈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
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
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于無以發然五名之下
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
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

目前也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
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
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
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曰杜詩
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
力

公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唯稽攷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
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嚙虛無之言其事
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
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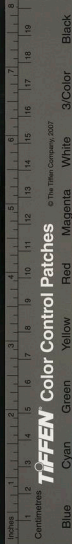


年而所言無不驗矣

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荆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箴責合蒲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

公謫台州朝廷起遷入石幟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以爲將有處分于公也幟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卽遣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擣公至郡庭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副本而幟爲此以相迫脇耳公知其意遂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幟失措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副本以爲係誣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堯

堯集耳追確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至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誣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確此語確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懾不待公言屢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窘辱百端公安之不以爲憊懾亦終不能爲害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嶷之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嶷與公初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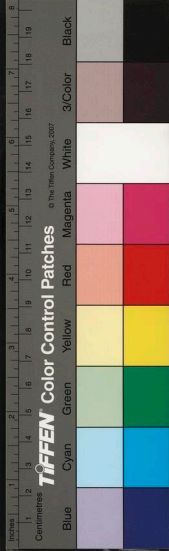
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寔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寔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

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卽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

公智明慮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事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翁心誠服之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人也劉囂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爲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張天覺晚年亦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



紛紛從之公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是
代書簡之曰辟毅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勳業地無
媿是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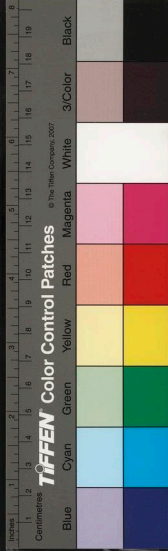
公送其姪淵責沈文曰予元豐已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
適與范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不遷恕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
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愧了
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
然後誦之

遺事
並全

初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慮未形於
事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之必爲腹心患聞者往

往甚其言已而怙寵妄作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
蒼龜也昔王安石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曰獻可獨
抗章論之雖溫公猶以爲太遽未幾變更祖宗故事流
毒至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予所不
及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
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尤矣

龜山撰公
祠堂記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第十四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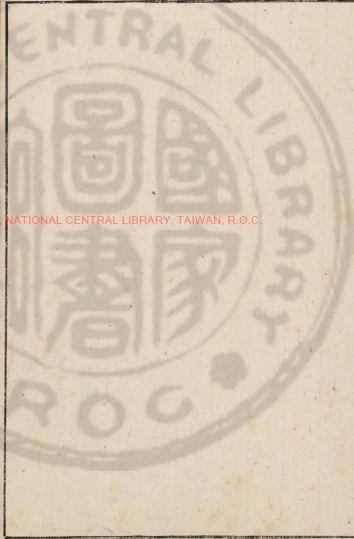
邵雍

康節先生 並見道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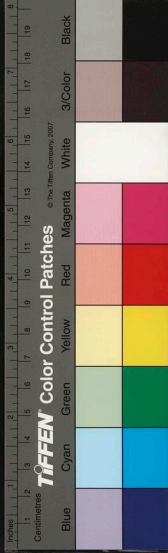
陳襄

字述古福州侯官人登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樞密直學太常侍讀卒年六十四

公既孤且多病常以先君侍即之言為念居間益自策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為之友四人者氣古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磨礪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時學者方溺於
彫篆之文以相高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濶
而莫之講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聞者始皆
笑之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
達于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
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盜傲不可率
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傳之四方從之
學者日益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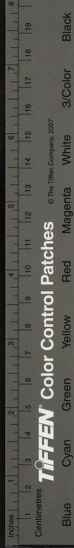
葉祖治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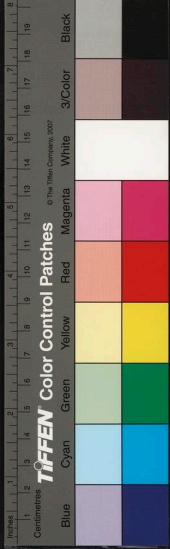
公王建州之蒲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
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
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

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益聽訟必數人環
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
宿賊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
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富人出所餘以繕學舍
學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入學講說不賸士之自遠
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者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卽以
十事便於民者干之安皆行之人受其賜

行狀

公知蒲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給
之曰其廟有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閭祠之引
郡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
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遮之乃陰





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詆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筆談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圃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瓦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織席之微亦願出所得以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

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入道士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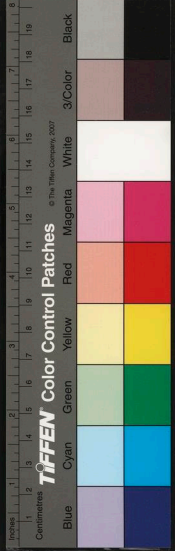
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

行狀

出知常州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閔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嘗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行狀

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爲常蘇數邑



民田之害者累世矣公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早有溉豐穰歲饗矣

祠堂記

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次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候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較資地以為輕重況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鐵鎖之在前而寵僚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退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為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

呂氏家塾記

呂氏

公將終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索紙筆書先聖先師

四字付其子而絕

行狀

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為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為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為人作鬼乎

呂氏家塾記

劉恕

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皆第一事神宗官至秘書丞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

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范太史撰墓碣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斷之凡二千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為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

劉恕光以是慕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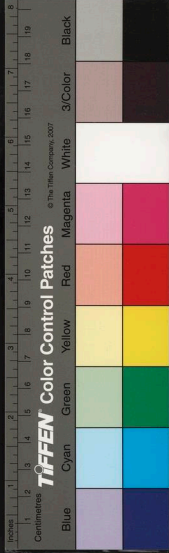
司馬公作十國記年序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無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問望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衮衮無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

如指掌

英宗雅好稽古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所得而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與其修書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委之光受成而已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



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卽
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
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高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
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
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
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
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
弟姦誣者疾之如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
難也昔申枳以多欲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
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矣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
歸也時已十月無寒且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襜褕賣
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
他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
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
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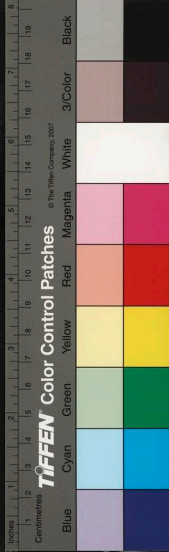
並十國
紀年序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
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
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

范太史
遺事

徐積

節孝先生



字仲車楚州人中進士第官至宣德郎賜節孝處士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其母

索童訓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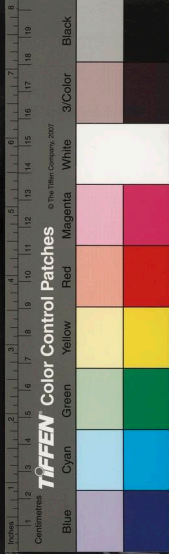
同上

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闌市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太夫人飲食時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應

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一日借人書冊經夕還之人知其必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先生終不受

年過壯未娶或勉之荅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以羅城君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或謂先生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爲孝歟他日山行奈何先生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之惕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太夫人旣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水



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
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

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
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
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其所養不至而易言之
鮮不敗事

先生爲文率用腹藁口占嘗曰文字在胸中出之未暇者
不可勝記

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
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

漿不入口七日廬墓三年臥苦枕塊纒經不去身至雲
夜哀號伏墓呼太夫人問寒否如平生顛委僵仆手足
皆裂不顧也所居茅舍不蔽風雨而農夫樵父瞻仰如
神有爭訟者必造之先生以義裁決皆悅服而去不復
造有司太守迎先生入學先生居州學舍尚設考妣几
筵晨昏起居執爨滌器饋食如生冬以火溫衾夏揮扇
去蚊蚋思母平時所甘旨以供祀未嘗一日不奉酒也
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
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
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



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爲猶
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爲君子

並行狀王
資深撰

陳無已

名師道一字履常以待從合薦爲徐州教授官至祕
書省正字

無已苦節厲志自其少時早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
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在頴賦六一堂詩
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

謝克家撰
文集序

傅公欽之初爲吏部侍郎聞師道遊京師欲與相見先以
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刺字俛理色伺候乎公卿之門

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

子能介於陳君乎公知其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

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

道卿集

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一見
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賦亦掛名其

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

蘇內翰答
李薦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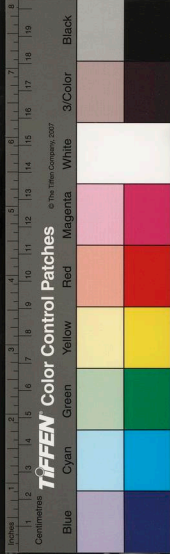
厚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疾
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
幸執大馬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疾之後順下風以
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
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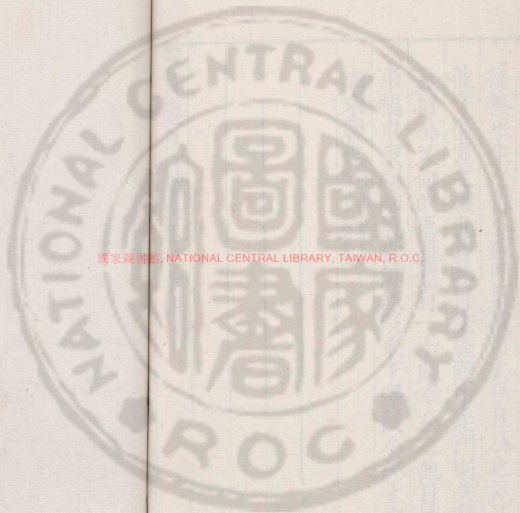


而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則有貴賤之嫌
 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
 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
 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
 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
 尚未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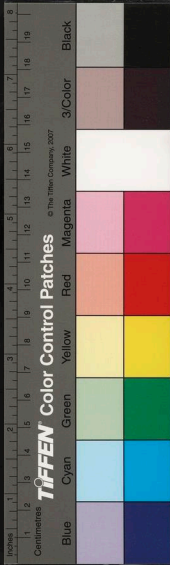
後山集卷六
秦少游書

宋名臣言行錄後卷之十四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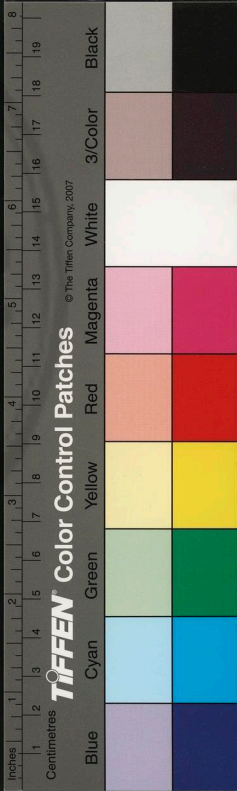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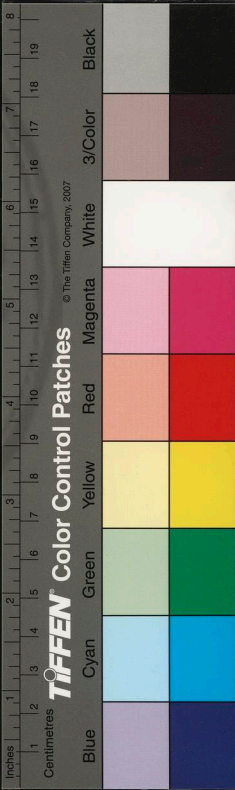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JOURNAL, N.O.C.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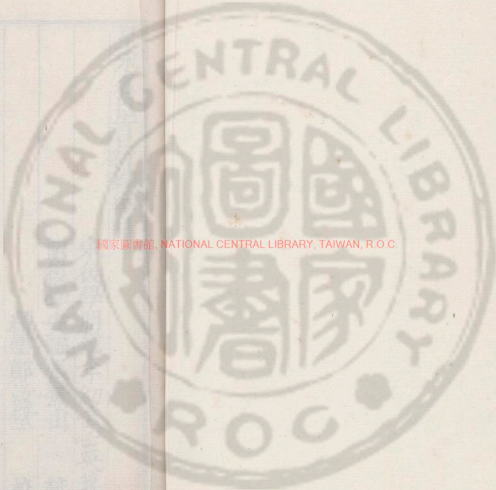
大師制國英交卸公

御文正也政公

河津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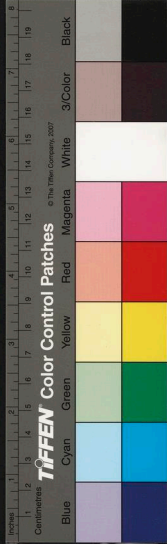
中求聖清公

在承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13 ~11



皇宋名臣言行錄總目

宋後學朋溪李初武士英纂集

明後學安福張鰲山校正

縉雲鄭汝璧校修

第一卷

太師龍圖黃文節公鹿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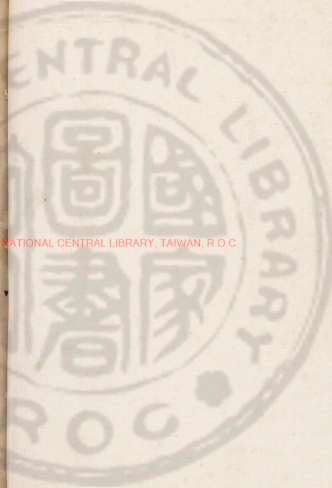
御史任忠敏公伯雨

司諫江公公望

中丞豐清敏公稷

右丞陳忠肅公過庭

侍御陳公師錫



第二卷

丞相吳公敏

金書曹公輔

同知孫忠定公傅

龍圖許公份

龍圖錢忠定公則

同知种忠憲公師道

第三卷

太師徽制傳忠肅公察

資政劉忠顯公幹

刑侍忠公振

尚書李忠愍公若水

第四卷

監丞歐楊公珣

學士宇文肅愍公虎中

第五卷

太師魏國洪忠宣公皓

祕撰張公邵

尚書朱公弁

第六卷

僉樞張忠文公叔夜

直閣鄭威愍公驥



殿撰張忠確公克誠

學士向忠毅公子韶

第七卷

祕撰孫忠愍公昭遠

資政郭勇節公永

侍制楊忠襄公邦乂

第八卷

尚書呂公社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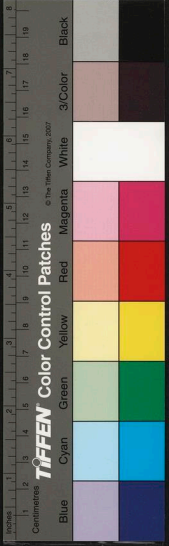
續集

黃庭堅

山谷先生文節公



字魯直隆興分寧人登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北京教元豐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八年哲宗立除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集賢校理除右諫議大夫元祐二年正月除著作佐兼史館三年五月除著作即以趙挺之言復著作佐六年七月除起居舍人以韓川言復舊職八年除編修官紹聖初知宣州改鄂州七月奉祠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安置黔州元符初移戎州三年徽宗即位赦復宣義即監鄂州稅



十月復奉議即定國軍僉判建中靖國元年三月除
權知舒州崇寧元年知太平州九日罷奉祠二年十
一月謫宜州羈管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紹興初
特贈直龍圖閣累贈太師

七歲能作牧童詩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
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治平丙午先生再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主文衡者廬
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月傳巖深鎖烟
擊節稱賞批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
四海先生遂膺首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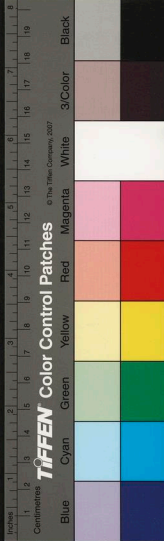
詢字仲同幼武之先世也是廬陵之朋川登皇祐己卯

第後以奉議郎致仕其孫忱字彥誠亦登科元祐六年
爲洪州獄掾與先生以世契交游備載書帖周益公跋
之並先生年譜

尉葉縣自作新寒詩有俗學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覺折腰
難之句傳至都下半山老人見之擊節稱歎以爲清才
非奔走俗吏遂除北京教即爲文潞公所知

熙寧中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番羅襖衣之先生
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書惟到家
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元祐中先生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
之每庖吏來問食次趙必曰來自喫蒸餅一日聚飲行



余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況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聲曰來力勅正整恻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蓋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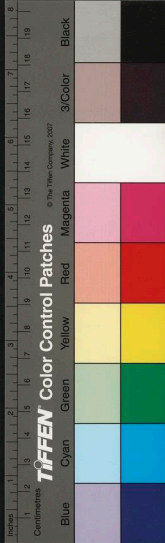
紹聖二年惇十與群姦論實錄詆誣俾前史官分爲讖句以待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繼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纔三十二事殊細瑣先生書鉄瓜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某特官北都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

東坡言挺之元豐末卒德州先生方監德平鎮挺之希合

提舉官之意欲於本錢行市易法而先生以爲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崇寧三年初自蜀出峽留荊州待辭免乞郡之命與府帥馬城甚歡聞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爲先生乞塔記文成城飯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舉與李植林震相頤前請曰某等願託名不朽可乎先生不荅舉由此憾之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除名羈管

宜州

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時曾紆坐鉤黨先徙是郡



先生留連逾月極歡洽相與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也
率游浯溪觀中興碑先生賦詩書姓名于詩左首急止
之云公詩文一出卽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
又遠徙蔡元長當國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從之而止
跋李資深書卷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
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雖上雨旁
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
農業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
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機相直用三文買
雞毛筆書此

誠齋楊公記宜州祠堂略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
毗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
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於成樓蓋圍之也卒于
所貶蓋饑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
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
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
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
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
而先生饑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頽瞻鑽仰之
場來者思而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
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得罪奚患哉

九江有碑工刻字甚工先生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



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使劊之工曰小人家舊
貧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
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
遂餽之以酒肉而從其請

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
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
真蹟人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
家締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
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

嘗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
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

矣東坡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坡笑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嘗嘲一俗濁老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
以復加

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
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似要且不是若
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不可鑿
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
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
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



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
調笑之聲曾吹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
歌列千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
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
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詩評

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
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
模其意形容之謂之脫胎法

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
非墨工槩人所可及

云古人有言行數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
讀書乃有味兼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胷中久之乃見
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
刃而解耳

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荒然疲役此何理也
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盛
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湛然可復
有不足之歎邪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
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頤
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研獻之風愈



作又獻以宣包虎帳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常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迷樹鳴春朝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乃取視愴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洪覺範謂此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朱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如黃公亦有好處不曾載得或問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並文公語

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眉山叙得較有疎處若散文則山

谷太不及后山

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時又入氣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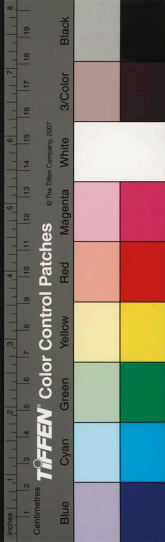
眉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

任伯雨

忠敏公

字德翁眉州眉山入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元符三年召為大宗正丞遷左正言建中靖國初為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二年京十在東西府遂入黨籍以八寶赦恩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紹興初元贈直龍圖閣

公為正言言魯肇親兄布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



任一處禁密論思之地於人情事勢豈無嫌畏

公言紹聖時惇下用事諫官御史出其引用欺罔朝廷庭堅近以言事不當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若陛下見其欺誣朋黨則庭堅不敢逃罪若非出聖意止是三省因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

又言去歲以賸征投降因取湟鄯二州蓋惇下欲僥倖邀功故蒙昧朝廷隱諱邊惠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歲費三百萬以守之安可以既乏之財追無窮之欲圖未集之衆棄已成之師

曾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乃詔改今年爲建中靖國元年或以建中乃德宗奉天時號上曰太平乃梁末帝禪位時號太宗不以爲嫌詔下公曰人才固不應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德宗坐此播遷建中乃其卽位改元之號不可不戒

趙挺之爲中丞公言挺之始因章惇進既諂事蔡下及下黜責又諂事曾布出入門下殆無虛日故士論以其觀望險詐號爲移卿福建子乞加察焉布初爲皇太后山陵使以挺之爲儀仗使布與宦官劉援交通知禁中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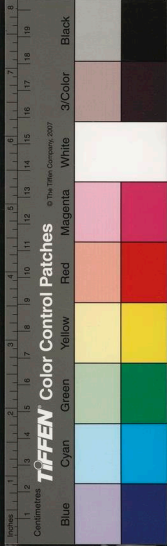
言就陵下論挺之建議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元祐舊臣不遺餘力而國論一變矣

先是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德爲陽兵爲陰今赤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爲白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伏願陛下收主柄抑臣下嚴敕官禁以防慮幾微訓師

將士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殛姦惡事至必斷無以寬仁傷大義使陰邪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爲祥矣

言天道幽遠理難取必伏見月暈圍畢昴謹按漢志曰畢昴天街也其北爲胡其南爲漢而參爲趙魏之郊昔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陛下當畏懼脩省先事爲備也

言童惇身爲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次聞中國貶童惇虜主不覺放匕筋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只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凶姦不獨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爲可殺也

時紹述之論已興公居言職僅半載所上一百人疏皆係天下治亂安危宗廟宮禁細故不論曾布方用事公欲擊之布覺乃出公知弼州

蔡卞追讎元符末言者疏已罪惡而公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切至乃上疏自辨以公爲首於是三省檢會公等前爲諫官曾入章疏忒誣先朝故貶公昌化軍居三年以星赦移居道州宣和初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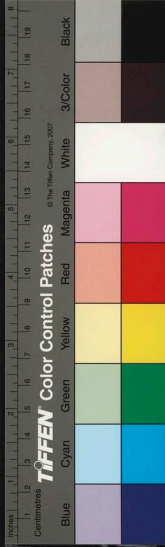
江公望

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由太常博除

左司諫以論事出守睢陽尋召爲任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言落職蔡京用事貶南安軍以赦復官歸而卒建炎四年加贈諫議大夫

徽宗嘗夢有題亭樹壁間數語者覺不曉所謂及公對所論列多與夢合上歎賞之閱之甚乂且曰聞卿德望儒雅置之諫列蔽之朕心不出大臣也退朝上甚喜以公與我夢合可以大任矣

公言天下大器置諸安則安置諸危則危此知置之之地未知運之之手天下神器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此知運之之手未知藏之道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遜此所以爲道也天下有常安之理聖人操妙用之手至人藏



不動之道不動常動動常不動運常不運不運常運安
常不安不安常安此宰制天下之妙理戰國之縱橫秦
漢之吞併有爲之之敗執之之失矣故其妙不知所以
藏其粗不知所以置天下無事亦幸爾陛下以仁爲杓
以義爲削以信爲繩以智爲巧以禮爲繪政以制其用
刑以支其靈啾啾萬蟻蠢蠢群動同在一器虛而不實
故衆實之所會靜而不動故群動之所止止而無止則
動亦寂矣會無所會則實亦空矣虛實一體動靜同役
莫測其隱莫窺其用陛下以此藏之孰能移也得之於
天人非容心也視之若弊疑非有愛也承之於宗廟非
敢忽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非敢爲也人愛亦愛之人

棄亦棄之示至公也上而公輔下而有司百執事或坐
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各當其方也不在一曲不殫一隅
東顧西眄左提右挈有如掌握之上陛下以此運之孰
能弊也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爲憂不矜無過而以改過
爲美居安慮危在治思亂以山河爲金湯以夷狄爲赤
子外之郡國若大牙之相制內之宗族若磐石之鎮安
建極於四達之途路民於仁壽之域陛下以此置之孰
能危也累數百言上稱奇者數四讀終篇上曰卿文采
甚奇每進劄子皆根義理不唯文采過人也他日又謂
公曰卿前所進劄子禁中無事玩味不釋手句句義味
已令編入上等文字中與卿流傳不朽



陳祐論曾布不從遂罷右司諫公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
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相且曰如此何
可容又言曾布安可去公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
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
也豈可便謂有他哉人君之於諫臣養之不可不素用
之不可不審遇之不可不厚聽之不可不察去之不可
不謹如此教者則用諫官之道盡矣上然之又抗疏論
主繼述分元豐元祐起禍亂之源言甚懇切

先是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
來祐見公公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
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則可免戾
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傳會祐他日爲上誦之上以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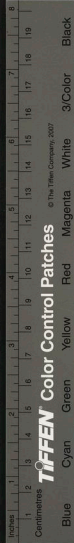
名言

公言增益選者通舊爲十人夫婦醜詆之言仇隙讎怨之
語增情釋非摛隱扶伏豈清時美事又言陛下通來蓄
能鳴善聞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夫志有欲而不禁則
志荒志荒則政怠矣又言傳聞有姓賈中貴入臂鷄鶻
入後苑中逐禽鳥臣未之信然終疑而不釋也夫從禽
乃少年諸王之事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事何以自輕甚
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上悉命縱之惟一鵬蓄久
頗馴雖以塵杖逐之不去乃刻公姓名於杖頭以志之
商軒張栻序公奏藁曰徽宗皇帝親萬機厭朋黨之論收



召臺傑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爲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之遇進見拳拳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遠便佞敦友睦消黨躡客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乃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多變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夷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忌竄斥莫遑嗚呼公亦庶幾無憾矣云云嗟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涵濡長育四十二年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隱然流風所被論議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也元氣不傾雖裔夷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卽見人才之爲國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殖愛護伸忠直之氣遏導諛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臣幸登王朝其又可遲回利害之途自同寒蟬卒蹈委靡陵夷以負吾國家也

真西山德秀序公文集曰鈞臺嚴子陵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爲萬乘故人屈褻裳去之翛然濁世之表萬物莫能櫻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爲萬世閔笑豈子陵匹邪嗚呼以



此論人殆猶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公之仕未易斷以迹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頹靡之俗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挾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朕形焉豈非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嚮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全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

道得行則二蔡之姦不攻而自却紹衍之說不沮而自消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爲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爲靈龜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媿於子陵也

豐稷

清敏公

字相之明州鄞縣人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稟行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利路憲哲宗立



言行錄一
徙成都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
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祭酒兼侍講拜刑
侍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爲吏侍出知
河南歷直定潁昌應天府湖州徽宗立以左諫議
召道除御史中丞左遷工部徙禮部以樞密直學士
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待制俄奪職知常州
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別駕台州居住
又除名移越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宮卒年七十五
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
變曰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
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

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
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
氈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化行俗美中國安遠
人服矣

遷中丞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
仁佐哲宗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
又史官修神宗實錄輒以王安石日錄亂之願擇史臣
申飭成書又數言近習之非會曾布由內侍進將拜相
公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布遂相

朱晦庵序公遺事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
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豈之非其深造默識
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
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
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
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
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氣之美論議之偉節槩之高
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
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竟然有以慰滿於
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
數也嗚呼若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
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
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
廟以及入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
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
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
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功所以不
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
及其出而賦政於外退處於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塞
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
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源
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邪



陳過庭

忠肅公

字賓王本名揚庭徽宗賜以今名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爲館陶簿瀋州教官中牟除宗學博擢祠部吏部員外郎遷右司使遼還遷常少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侍拜御史中丞言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久之自便欽宗立以兵待召復拜中丞徙禮書擢右丞遷中書侍郎使金虜往河北死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

使遼國還徽宗問虜王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損二目是
否公對恐傳者之妄今日之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
雖盟好足恃亦宜以邊備爲念上然之

爲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爲向背唯
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正不倚者也

方臘反公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
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
狼籍罪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

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
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
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
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
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



變之義况戎狄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
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
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庫未盈私室未富賈
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廉吏命令數下而數
易差除屢報而屢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
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
君子退小人獎廉潔蠲苛撓撓丘甲選車徒備邊儲
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爲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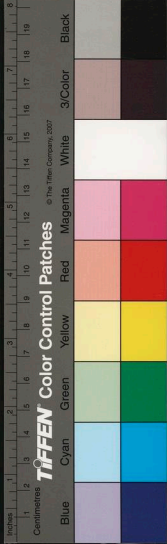
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瀆大臣偕行再昌取南仲皆以
事辭公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
及城陷始行二駕北狩公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

燕山

陳師錫

字伯修建之建陽人舉進士爲昭慶軍書記宰臨安
縣召爲監察御史知淮陽軍提點開封諸縣鎮事知
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卽位召
爲殿中侍御史

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若論而不切則
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
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
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



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
墮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
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營
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
之夷狄亂羣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
之明乎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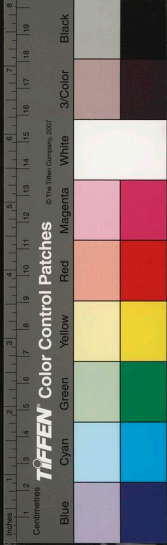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續錄卷第二

續集

吳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一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
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
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尋知楊州提舉明道
宮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復
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宮祠三年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
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
遂取筆塗純仁爲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



而不已且曰若果用京則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
墮臣非自愛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社稷憂爲天下賢
人君子憂未幾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已者固寵市權營
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
之夷狄亂羣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
之明乎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續集

宋名臣言行續錄卷第二

續集

吳敏

字元忠真州人大觀一年賜上舍出身靖康初以中
大夫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尋除少宰兼中書侍郎
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尋知楊州提舉明道
宮紹興初知潭州力辭改資政學士提舉洞霄宮復
觀文學士湖廣宣撫二年復宮祠三年卒

公請三省密院並依祖宗法又請褒贈司馬光范純仁張
商英仍罷元祐學術之禁以示好惡上猶憚元祐之名
遂取筆塗純仁爲仲淹曰庶不專顯元祐也故當日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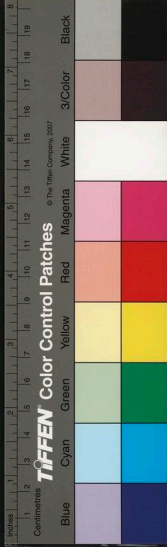


書仲淹仍序光下

先是上每夕焚露香禱於天曰願盡力興復政事褒拔賢俊以救天下至是公奏上曰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爲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宰相可誣罪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僞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誣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二省上曰好公又曰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迺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上又曰好

又爲上言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

十手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蓋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瀆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侂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疊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又言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曰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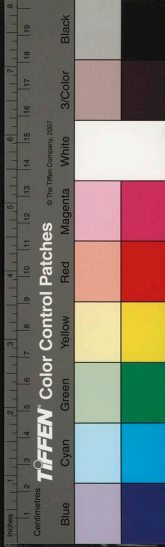


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寬仁陛下所當法也
又爲上言爲天下者當爲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
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
下而自爲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
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爲一物則事可成上
皆嘉納

又秦臣聞六經垂訓蓋天所以尊世法也三代以後凡生
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久矣獨
恨更秦之祠禮樂缺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
廢其一意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
復可考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綿遠群言次第渾
沒而此經獨存當是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
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義亦謬矣
而聖人之經豈迺至此是弗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
著世法然則文王之易孔子之春秋皆周禮之所在也
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三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共
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垂從之

曹輔

字載德南劍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
德尉憂吉除壽州安豐縣簿試中詞學兼茂科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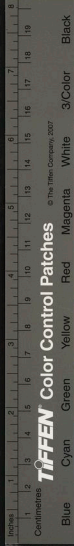
言行錄二
所刪定官倅安肅軍除南外宗室財用未一月改

祕書正字上書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靖康
初召還除諫議尋遷給事中除御史中丞除僉書密
院張邦昌僭位脅公視事歸卧私室病不出以宛自
普遂奔濟州迎駕上卽位差內侍押赴都堂供職是
日得暑病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薨于位年五十九
宣和初車駕輕出朝士大夫寒心莫敢言者公爲正字慨
然上書翌日上出示宰執令召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
曰小臣敢論許大事公曰臣有小大愛君之心一也深
曰如言胡虜起於軫下無乃大峻否曰小臣言不激切
無以感悟至尊少宰王黼曰有是事乎公曰茲事里巷

細民無不知者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
相黼惡其侵已令吏從公受詞公操筆曰區區之心一
無歛求愛君而已詞再卻之卒不易其語以聞上令與
遠小監當既而編管郴州

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所慮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虜
不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漢高祖得蕭何爲
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
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面奏陛下用此數
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

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
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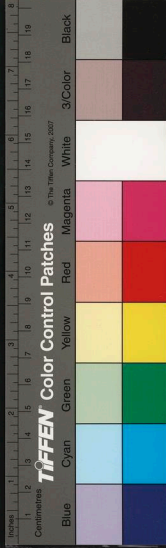
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美決矣

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王輅衮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軌出境以爲屈已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何則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旣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後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侮予當是時能俛首

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卻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其禍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

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爲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

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耳



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圍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虜犯京城宰相何臬領守禦公副之臬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臬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金人以大元帥握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兵往與仁府迎之公密啓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

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與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再邀鑾輿出郊議未決臬奏事出云翼日車駕出城公遽云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臬厲聲詰公公又率馮濟共說之濟與臬同鄉齒長莫幸一聽臬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所料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邦昌僭立二十餘日矣既歸臥病不出邦昌屢脇公視事卒辭之以疾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朴獻康王會王遣黃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

公從駕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御用之共圖勳



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食之五日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以謹防秋上嘉納之

孫傳

忠定公

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從禮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以事忤宰相貶蘄州安置靖康初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書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欽宗再幸虜中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高麗入貢公言使人所過郡調人治舟楫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畧

與蘇軾同貶之

嘗奏乞後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公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

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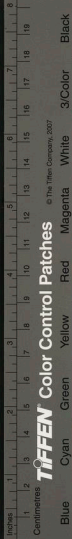
虜攻京城急公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中久不得歸公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公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五屈死之又數請上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道君皇帝后諸王妃公主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居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殺



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拊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生辱臣死之時虜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公曰使若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曰大人以身殉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求皇后皇太子留守何出耶公曰主上旣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上旣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知所終

許份

字子大其先光之固始人今爲閩人以父將恩補承務卽監國子監書庫崇寧初登甲科除祕書省校書卽遷實錄院檢討官改國史編修主管太平宮特除直祕閣遷龍圖閣崇福宮祠除鴻臚卿以親老辭王明道宮丁吉除宗少除徽制提舉萬壽觀同修國史俄知鄧州兼荆南安撫提舉萬壽觀知蔡州改揚州兼淮東兵鈐奏事除徽猷直學士靖康初除龍圖直學士再任揚州以疾請祠提舉明道宮告老紹興三年十月薨年五十四



知鄧州政尚寬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鄰路饑流歎係道鄧州賴公獨安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議問饑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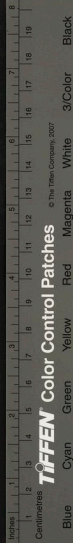
上殿論時政得失言多迂時相意上皇稱善而用事者極力排恨上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朕舊知之故讒不行

上宣諭揚州古名郡今委卿剷除宿弊公因請曰臣聞應奉司封記花竹凡山林之勝士民之居騷然無德遺地願悉罷去又言維揚一都會而止江都天長兩縣不足

以供經費而泰州之秦興舊屬邑也願復之又言異時帥臣於經賦外增上供九萬四千餘斛而民不堪願如政和二年舊額上皆從之

金人再入寇公卽日檄一路兵勤王進討解亳州之圍而漕糧至畿甸者不絕時諸路兵入援所至或縱剽掠多不聽入州城軍士病之公大啓城闈至者撫勞而去秋臺無犯城之圯者公一新之不踰月而功就故金人兩至中都而維揚之民晏如也

公之父當朝適值蔡京變法之秋中立不倚維持祖宗舊典抑其過甚京不得逞天下倚重上皇欲復用不果而右意於公公亦痛先志之不盡展時感激論事而小人



又沮之連牧三郡愛民有古循吏之風刑亦畧見施設矣

九

錢卽

忠定公

字中道世爲開封人父居宜與今爲毘陵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授安州司理移懷州推知臨安縣丞調福州察推丁吉調睦州推丁母憂吉宰賴昌府鄆城縣奉二后園陵辟爲京西漕屬學寧中檄巡行塞下還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就除陝西運判收復銀州旨專董芻糧除鄜延經畧安撫判官權帥事召除直龍圖知慶州兼環慶經畧安撫踰年知延安兼鄜延

帥除集撰徽猷待制顯謨直學士乃詆童貫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在永數月復徽制永興帥在道除興仁守改青州改河東帥知太原政和五年丐祠五疏乃提舉洞霄宮復徽直知宣州除龍圖閣學士三疏告老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薨

公初蒞事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

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扶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全活二



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

自爲幕府以方畧聞後稍權帥事望益孚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強太元豐中兵其城下羗戎壅河決水士馬幾殲遂無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糜廩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觀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禽物

騰涸衆價無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可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其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童輩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危之公抗章總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童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爭傳誦之

种師道 忠憲公

字彛叔山西望族也弱冠以伯父諱陰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王欽臣辟爲熙州推權同



谷縣畧遷提舉秦鳳常平換進宅使知德順軍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成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兵鈐知懷德軍召問得請提舉崇福宮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涪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尋以都統制出蕭關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賈伐燕命晝護諸將帥無功密奏其助賊沮軍責授右衛將軍致仕上思之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尋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來拜靜難軍節度使京畿兩河制置使將援兵至

闕上別置宣撫司除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尋罷樞密及宣撫加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留京師提舉中太二官許翰論薦復節制河北除宣諭使尋復同知加太尉仍鎮洮軍節度使兩河宣撫使靖康初十一月四日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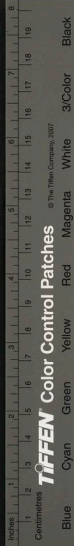
政和初夏國議畫界其使焦彥堅以故地爲請累數百言公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感矣彥堅驚謝曰敢不唯公命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於下執耳懷德爲西方極邊公築同樂園於郊常從賓客鼓吹宴集其間使民熙熙忘其身之在絕塞也



公初爲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取兵食公間命卽祭會姚平仲嘗以涇原騎兵二千步兵一千更戍燕山未行公遂率與俱北至洛陽而幹離不師已屯於城之北或止公勿行曰賊勢方銳我以偏師先犯之勝負見矣四方勤王之師視此以爲去就盍止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公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祗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吾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馬上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旣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公曰女真不知兵豈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卽拜同知公

時被病特命毋拜許肩輿入朝家人掖升殿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公拜跪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爲卿故曰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公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又請緩與金帛禁游騎使不得遠掠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政聞其言止此易之

上方倚公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不相下時平仲之父古帥熙河以兵勤王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於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於上上一日遣使五輩促公進戰公言過春分節可擊時相距纔八日蓋遲其弟師平及姚古之至也平仲欲夜叩虜營生擒幹離不奉康王以歸故公言不用旣而平仲謀



泄虜先事設備及平仲率步騎萬人夜劫寨反爲所敗
而還初公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
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寨二三里環營
守之絕其剽掠使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
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尅
日併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不聽平仲敗公復言劫寨
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
亦一奇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
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

是日公公軍屯城西其後軍道虜掠之戰於板橋斬首十
七級至夜遣人焚馬監東廊虜懼於卒馳岡穿塹立寨

爲自衛之計

公入謝次見都堂李邦彥以下與議和戰之計荅謝往復
而邦彥弗識獨大笑而已是後廟堂懲二月一日劫寨
之事自此因噎廢食公與李綱遂俱掣其肘公知兵有
謀艱難時獨巍然有柱石望爲執政所二三故使其進
退翕忽終不能用

靖康之變公首先起難上召問計安出公奏云臣以議和
非也京師周圍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
十年不可攻也欲於城內札寨而城上嚴守距戰以待
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然業已講和不可止金
銀不足請見數與之如其不退乃與之戰且四鎮之地



內保州乃宣祖陵寢斷不宜割與上令公於政事堂共
議公見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有
餘京師之民雖不能戰亦可使守但患無糧耳若糧食
有餘雷甲精銳京師十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
武事不知出此公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
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爲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爲賊
有當時旣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撤其
所蓄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
之際不暇及此公笑曰好荒左右皆笑公與邦彥議人
人異同惟李綱與公合奏公所議而請身任其責後以
綱爲守禦使用公討道使以金帛不足事曉諭粘罕粘

罕意果不滿引兵攻城綱出兵小不利邦彥等歸罪公

與綱而罷其兵兩日人情危駭而上不知也

靖康太學遺錄

中丞許翰上疏曰伏見罷師道提舉中太三宮中外聞之

悵然失色按師道沉毅有謀山西將士人人信服素聞

甘賢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

衰而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且昔秦始皇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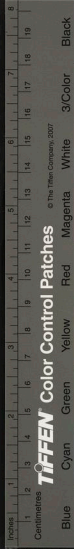
翦而用李信兵屢於楚漢宣帝用充國之老終漢之世

無西戎之患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一數以

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嘗謂不可用也今無故

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沮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

翰章累上言復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



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公寂然不語翰因言平仲城下用
兵之失以感發之公始言我寡彼眾當分兵結寨守要
地使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深歎息其言復上
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虎臣置之散地非策也
粘罕之兵聞已和而退命公宣撫河北駐滑州復命蕪河
東宣撫公乃請合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滑衛
河陽預爲防秋之計徐處人等謂金人重載甫還豈能
復來不宜先自擾費且示敵以弱議格不用

公駐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公知虜必大舉卽上疏請
幸長安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復召還不能入
見矣

虜陷京城上聞之慟哭曰朕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春初
虜之去也公嘗勸上平渡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
至是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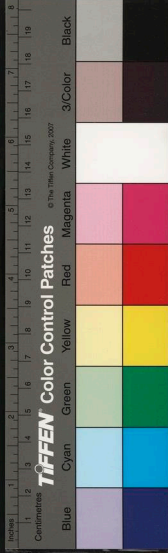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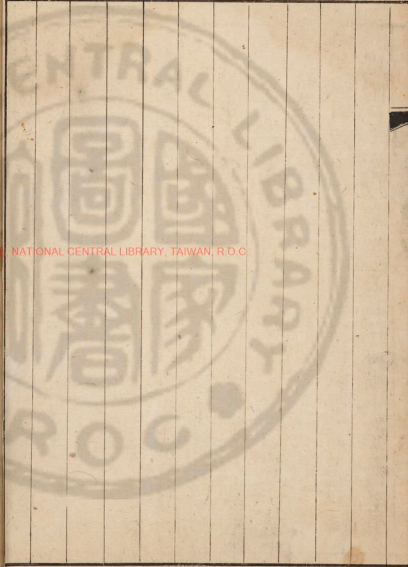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三

續集

傅察 忠肅公

字公晦獻簡公之猶子孟州濟源人年十七以類試
河北運司高薦試禮部以避親別試復在高選初任
青州法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常丞召對除兵部員
外郎逾年遷吏部宣和七年十月借宗正少卿接伴
金使行至境上不屈遇害年三十七贈徽制乾道中
累贈少師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脇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
以附已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



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
易量也後公爲清獻嬖京衛之

爲接伴使時金人已渝盟公至燕山聞幹離不入寇或勸
其毋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
幹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太子雖貴人
臣也當以賓見何拜爲幹離不怒曰汝國失信吾興師
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公曰兩國講好信使往來項
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于盟而動意何爲乎虜左右捉
使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
或抑摔使伏地公植立衣冠頓顛終不屈幹離不怒曰
爾不拜我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脇我以拜

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鐘念我聞之必大戚
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
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遇害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
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
如此人方歎其修謹

公與蔣噩同爲接伴遇虜酋噩等拜獨公不屈曰王上明
若日月胡欲敗盟南北敵國安知非送死哉我有死而
已膝不可屈也



劉韶

忠顯公

字仲偃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當五季之亂避地建之
崇安遂爲閩人登元祐九年第調洪州豐城尉再調
秦州陝城令崇寧初王厚帥肥避狄道令復辟經幹
轉武勝軍節僉京漕吳澤仁辟至管丁吉監在京綾
錦院轉朝散郎提舉陝西償司召至除直秘閣領轉
運司事升秘撰遷中大夫除制置解監副使尋領使
事除集撰改陝西漕使宣和初丐祠除徽制至西京
崇福宮除知越州明年詔拜述古直學四年召直充
宣撫司參謀官五年遷光祿大夫顯謨學士知建州

改福州除延康學士尋落職提舉鴻慶宮尋復職知
荆南府改建州除真定帥靖康初拜資政學士遷銀
青拜河北帥未行復拜河北河東宣撫副使繼除都
大京城四壁守禦使卽報罷爲時相所擠降五官落
職宮祠二年遣使虜金人欲用之不屈而終年六十
一詔復官贈資政大學士

初尉豐城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饑民救
死耳率豪者出穀賑卹之存活者甚衆盜亦戢

方臘反陷杭睦二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悉遁或請
公行公曰吾爲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爲動民間公言稍
還公下令曰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民謹耆無敢後遂葺



壘練兵爲戰守備明年二月賊陷衢婺八日至城下公
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屍蔽野自是不敢近公境温台明
以越爲屏蔽亦賴以全越民相與劬生祠比屋繪其像
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

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僚屬曰朝廷與金
人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爲鄰得
無責言乎若使異時生靈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
非計也童貫怒曰此出上意公以爲非計何也公曰自
古與夷狄共事鮮無後患事不成則信義恩威俱廢四
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
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酸非同紇之比乎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

虜益知名必欲得公宰相給以割地遣公往虜以其
國僕射韓正館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
欲用公矣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歟不爲也虜謂粘罕
爲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爲正代許以家
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虜乃
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歿生命也
寧爲不義屈乎卽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
以予爲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爲
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有歟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卽
沐浴更衣酌卮酒以永條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雜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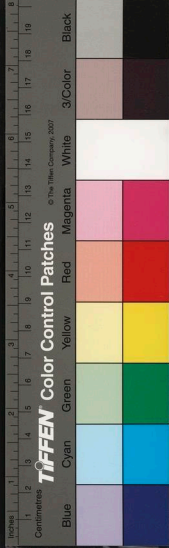
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灌共鼓公壽聖院西岡上通
題院壁識其處灌逸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
瓌等以兵護出城大殮公薨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
異焉

公爲人莊重寡言笑與人交謙恭若有所畏至臨大
事則毅然不可奪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
寢食雖盛夏暑寒不憚也不喜宴遊稍暇逸心不自安爲
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己病齟齬豪強不顧其
難必極力而後已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奸則立
斷不疑

公歷事二朝軍旅事未嘗不在其間意甚厭之抗章求閒
略無虛歲宣和間鎮長樂公以書生起白屋一旦持帥
節過家上冢與親舊揮金把酒勞問平生留連旬日不
忍去閩人榮之晚益厭宦遊買田嘉興將老焉舍旁有
水竹自長樂歸日與里中賢士大夫逍遙放浪相娛樂
恬然無仕進意而朝廷用之不置也

公長慮遠識得於事先料敵強弱計事可否後悉如其言
歷官皆補外人恨其未用及時當多故始付以大計而
動輒齟齬不得施其謀雖以身殉國無負於幽顯而有
志之士爲國惜之

李忠定綱挽公詩序曰士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非死之難處歿之難也公毅然不動其心視歿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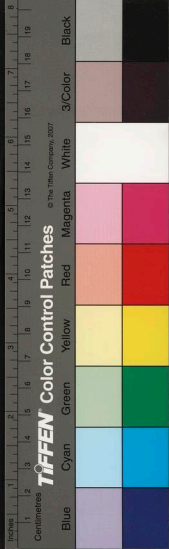
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羞失節之士豈不誠烈丈夫哉

宇文虛中撰勅賜旌忠褒節碑曰平昔無事時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王之列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在圍城中尚不爲時相所容一旦灰難毅然在他人之前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

又曰古語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仇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爲戒顯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謀者不能卽死而公乃先歿此尤爲忠臣義士之所難也

程振

字伯玉饒之樂平人入太學崇寧二年孝學以高第補和州教留辟雍久之遷博士擢常博巧外京西臺學五年改京南倉入尚書膳部員外郎逾年監察御史遷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祭酒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除中書舍人忤王黼諷言者論之責提舉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撰了尋復徽制中舍督力辭不拜淵聖受禪忽除吏侍連章求去不允除開封尹除刑侍靖康初虜陷京師求金冒虎直前遇害時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七建炎初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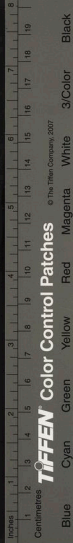
朝議大夫贈端明學士

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饌受爵必以上嗣既經禮所載且元豐變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

方臘暴浙右公爲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怏怏不悅曰上且謂某挾寇柰何公知黼忌其言不蒼趨出然太子薦公甚方朝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某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御之前忿不能平曰公奢淺且雅長詞今止除中書舍人淵聖受禪公以大臣不協譏謫多駭詔令輕改失其事幾

如金人且拏兵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故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谷或用大臣偏倖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持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不能用

靖康二年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却之臬思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



失色已而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及公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圍猥謂四人者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以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虜不勝忿四人者皆歿之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

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且以其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凶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

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言不過道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之功非二聖人之意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歎美徒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揚戢方興龍德太一之役懼不能得因肆譏說家令楊馮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怒執



楊馮而誅之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鬱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近侍梁竹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歎服

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門者未嘗辭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才能目休書記翻翻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翫無致爭藏之爲榮

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指掌以禍福歿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爾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他人者比肩接迹也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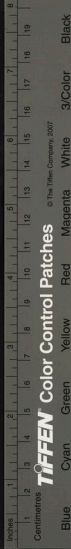
公之風者亦可少媿哉銘曰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哲氣稜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眾憚殃而道猶今公踽踽而直前左撓搶而右窺翁兮公胡獨離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歿生於夜且紛衆美曾不慨見兮獨令名之庶幾偉蕩陰之節歟兮吾將從晉賢之所歸龍溪

江漢撰墓誌

李若水

忠愍公

字清卿洛州曲周人擢上舍第爲元城尉平陽府錄



濟南府教除太學博靖康初使虜除著作佐郎使還
擢禮書力辭改吏侍兼權開封尹二年歿虜中年二
十五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
蔡京復相老而耄事一出於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
公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
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

公見粘罕于太原粘罕遣王訥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
虜騎南牧公副馮澥使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
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以去公謂澥曰戍卒宵潰公
不可效之某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一日秦京師言虜
寇且至宜選將練兵麥有功勸戰士修城郭飭守備以

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謙
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西之
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粘罕至京城外獨
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
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
宗室分使虜軍粘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公
公出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入城矣遂
入見欽宗時獨何與孫傳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
左右公且傳虜人語乃遣輿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
庭偕往輿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
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上幸虜營留三日而



還

二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微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公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公忿怒抱持上呼天聲苦數聲大呼罵虜泣曰吾君華夏直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面目爲傷氣結仆地良久乃蘇虜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公絕不食虜怒囚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公歎曰天無二日其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公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矣若歸勿遽言恐傷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必國也公母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

矣

又旬日粘罕召公議立異姓公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已內禪王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粘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公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爲豐肆爲封豕長蛇驢負無厭女真一劇賊罵不已粘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併畧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公復罵不已遂見殺

二云粘罕再召公出公知虜難以義動因歷數其失信大



聲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積累之難三世方得河
東陵寢在焉曾不敢輕與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
帥自去年城陷之後再與主上議和承事大國歎血未
乾又復違背又於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入
土地取人婦女玉帛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耳
粘罕大怒令曳出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歿罵聲
不絕于口胡相謂曰大遼之破歿義者十數今南朝惟
李耶者一人

公臨歿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今天卒不言忠
臣效歿兮亦何愆入聞而悲之

公初名若冰上召見惡其孱弱也冰猶兵也兵不可弱

遂賜公名

高宗中興贈公官制詞云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泉卿面罵
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惟爾英烈追配古人

太學生祭公文曰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岳必

蹶云公人中龍肯臣天豕云賊據床上天子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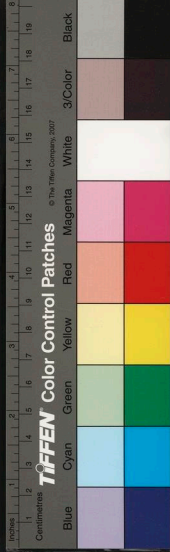
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

神夜泣云欲贖滄卿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

云吾將提長劍而登秦華抉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

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

欽廟宰相皆有誤國之罪故無配享者乾道五年冬當給
祭九月常少林栗黃甲上言當時臣僚遭值艱難莫救淪



昏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露有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時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蓋指公也汪聖錫時爲吏書獨以爲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二終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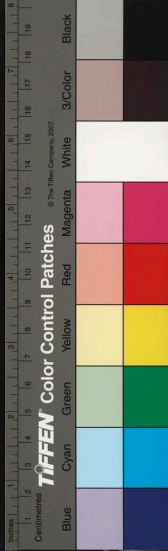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四

續集

歐陽珣

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知杭州鹽官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議割地力爭忤時相命出使河朔進秩朝請即將作監丞至深州猶力爭虜怒殺之紹興中錄其節子大官其增臨江府尉恭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翼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



昏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露有不無其人雖生前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時詔侍從臺諫集議奏可中所陳蓋指公也汪聖錫時爲吏書獨以爲無可配享乞罷集議從之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二終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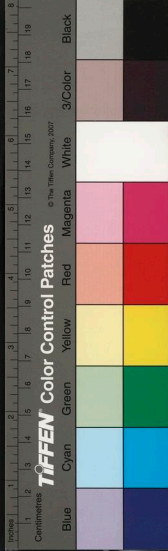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四

續集

歐陽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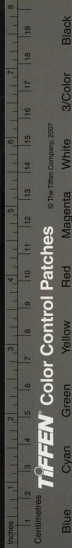
字全美吉之永和人中崇寧五年進士乙科授忠州教知杭州鹽官罷起授南安錄靖康初如京師遇國難議割地力爭忤時相命出使河朔進秩朝請即將作監丞至深州猶力爭虜怒殺之紹興中錄其節子大官其增臨江府昌敏恭

靖康初朝廷議割三鎮地公率其黨九人上書曰地不可割越一日集議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翼辭公廷爭謂割地奉虜非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其



地他日我師取之直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
懷讓迷國反白遣公蒞割河朔地會深州等郡義不肯
臣虜皆固守不下虜人以公至城下俾致朝命公慟哭
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勉爲忠義以報國
吾不愛一灰以謝朝廷虜人怒執公送燕山遂灰之
初公詣闕欲論事時蓋靖康元年之冬虜勢方張甚公道
出豫章會故人爲帥恭公姑勿行行且及禍公歎曰吾
平生患不得死所國感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
所開說說不合而灰是吾得死所矣庸可避旣被命赴
虜軍卽取告身文書昇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
家吾不生還矣

三松王才臣曰公之灰難真舍生取義仗大節寧灰不據
者所謂英雄豪傑之士可以爲事君之法也觀其與故
人帥及同年生之言其不肯折節以苟生蓋素所蓄積
非偶然一決之諒也予嘗論女真諸逆酋其用兵行師
未必得與劉石諸胡比而吾國又帖然無與于氏內阻
外訐之警言顧乃長驅直騫莫或齟齬之者吾國空無人
馬耳方虜騎南牧河朔諸郡人自爲守虜貪利不顧絕
黃河懸師深入以犯京師此兵家之所忌也當是時使
得奇男子假朝廷一節紂合燕趙義附之士據險出奇
以躡虜後使彼懷反顧之憂此一奇也奈何反先割地
以肉飼虎耶此予因公之事拊膺扼腕痛悼於已徃也



從孫文龍建公祠堂守道記之曰靖康建炎間廬陵郡歿
國事者二人監丞陽公死燕山忠襄楊公歿金陵歿一
爾有二焉揚公歿城歐陽公歿使命有謂余曰歐陽公
誠歿使命歟致命於敵國不我從則歿之義也公之往
也吾國則有辭矣虜譏方熾京師方急三鎮雖天下根
本不敢愛也以是紆綹且爲後圖公奉命割地可也旣
至深軍民固守不下公知人心未解卽反其辭告之曰
朝廷爲姦臣誤至此若等宜忠義報國吾已辦一歿矣
虜酋怒執殺之此之謂違使命以歿非歿使命也義歟
余曰公得歿尚何言當崇殿之間淵聖非決有棄地意
公以方言不可且謂戰敗而失其地他日我師取之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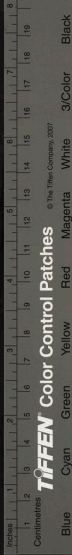
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字旣詆其說又強以行
大類漢遣狄山乘障事事不出武帝而出張湯耳使公
竟致使命不歿矣而豈公夙心哉當其慷慨城下痛哭
以勉守首但見有吾心不見有使命非違使命也北時
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廟社稷之命也
臣受命於君君受命於宗廟社稷揚揚出疆舉地以與
人曰有使命在吾爲宗廟社稷懼矣使皆類此一隸可
辦何以知義之士大夫爲古語有之爲人臣而不通春
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故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當時人心如此
使所在皆固守不下其紆綹猶不愈於割地耶況不可



割吾前言耶夫前言忤時宰意一宜死知不可顧不得
已爲此來二宜死固守不下者今擢之使背國歸虜予
何人三宜死死而後耳吾猶萬一覲吾地之存夫義無
定名要於忠忠不在小諒歸於爲國公得死尚何言云
云嗚呼公死何地公像在此公子爲誰公世有祠其地
址通衢面大江停車幟舟碩瞻而徘徊者尚其念曰人
誰無死

陳彬曰謹按國史因午之厄崇圮之殿以割地出使死焉
者三一死於絳一死於磁其一死深則公也絳磁二使
挾必勝之計以往謂可違死於虜然終不能違於絳磁
之軍民公主必不可割之議以往死固前定而詬虜如

奴就刃如歸公身死虜亦氣死等死一也馨風穢聞越
百年而如新公不死而未死之懦夫骨已寒矣又孰籌
之河朔二垂瀛滄頭角魏府心胸邢洛真定左右髀虜
縱不自愛死引髯蛇吮舒醉虎膊越塹踰藩卽我仇仇
儻逐一戈旁一矛嬰所必趨蛇立可剗虎立可什公始
以微官率九人扼媚虜者而奪之氣念此至熟庭謀不
輯聒俛其命君命曰可君義曰否孰與先辦一死自獻
于殿陛猶可殉義改命也然死固等爾河朔軍民百千
萬億儻衛衛命往者類如絳磁婉婉奉虜謂棄地棄人皆
上本指軍民固未忍以此負國而忍使吾君先負此曲
於軍民耶城下要盟梁益丞相耻之然寧請身代稅鄰



往力丐母以使節他畀亦知此曹子望虜口吐決不敢吐一健語以震蘇吾國軍民心膽也觀公抵深面城痛哭曰朝廷爲姦臣所誤汝等當戮力報國萬眾竦然知棄城者非朝廷也解揚登車宋城之人有以城斃而不從於夷公一死不躁用於殿陛間而用於幽朔亦知舍介秋而予忌者非正論所能激曾不知邊朔沈勁之風猶能鼓動於一死之下以堅其不負宋之良心也罕以克元幾繫于潞太行之梁伊澗之程駒海之魏崎嶇虜間撓腋搏脇使不輕得食息公一死所激猶幾年而未已耶郡有賢牧國羅軼蹟以風厲于厥邦厥民血氣心知莫非臣子秉彙好德一是忠靈愛生則鳥可已矣公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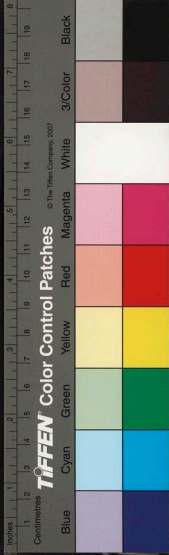
耿於今猶生生直爲生幸生爲罔魏然炳然臨女無謀貳於心獨無愧乎銘曰枉矢蛇行南絕河津超騰次舍凌躡勾陳蟻虱臣工寸鐵排闥河山兩戒有戰無割附耳竊聰軺星北馳嚼齧勵衆握節死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力胡能及心弗能已一士死命萬夫死心燕南列城濟湯乾金委後懦夫行屍臥齒九原倘逢顏怛顙泚古誰無死之疾骨香千古大閭巋然斯堂

宇文虛中

肅愍公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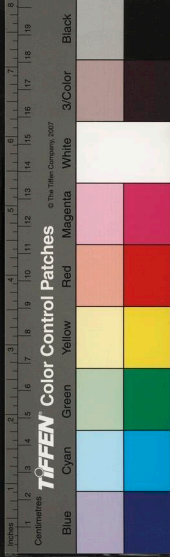
紹興十五年公初使虜爲所留後爲虜用公知東北之士憤



不爲左衽密以信義感發之從者如響乃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同謀欲因虜王亶郊天就刼殺之先期以蠟書來告于朝欲爲之外應秦檜拒不納會事亦覺公與其子師環皆坐誅闔門無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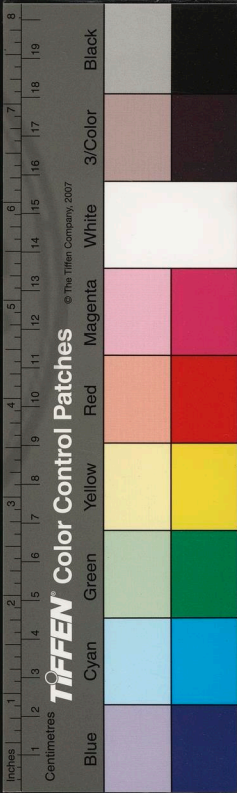
留董曰公之忠亦可考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殿大學士奉命使金國留繫虜庭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孥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公在虜中久其諸名王大族皆尊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師環暨僞翰林學士高士譚謀爲復讐之舉欲因九月虜王祭天而刼之虜之諸王宗親約爲內應不幸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浸行誅戮矣公之家已碎於虜手跡其禍

端由於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爲也是時國家中興二十年而公之事不顯最後張魏公招韓王來歸始能言其詳公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爲之孫明詔命以京秩至淳熙十一年更與恩澤二名今曾孫承受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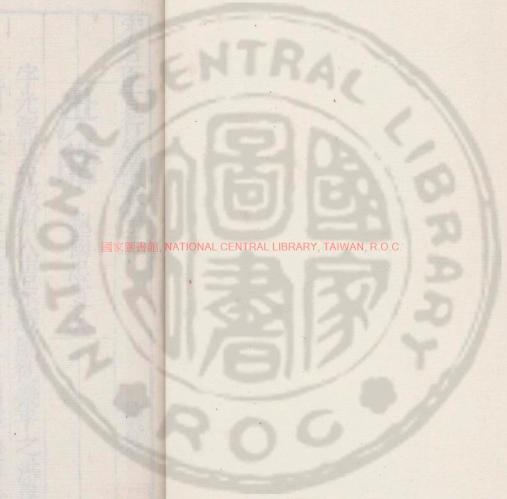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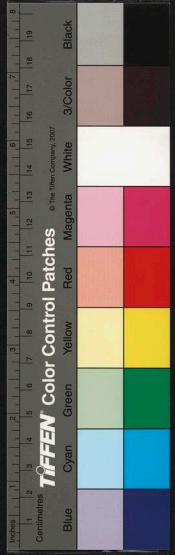


字光...
 魏州人登政和五年進士...
 南...
 大中...
 原...
 士...
 吟...
 復...

3395914 v1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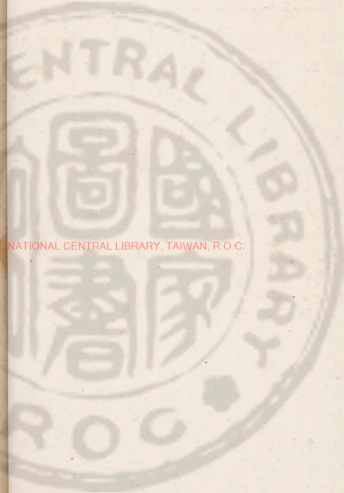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續卷第五

續集

洪皓 魏國忠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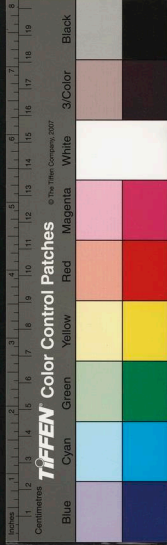
字光弼其先徽州人唐末避亂徙樂平之洪巖遂爲
饒州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筇王台州寧海簿攝令拜
南京國博未上主兵饋有功爲秀州錄宣和六年丁
大中慶禱中俄召見擢徽猷待制假禮書使金國不
屈節紹興十年始歸進關直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
士院忤秦檜出守饒州提舉太平觀丁太碩人憂服
除得太平觀復責濠州團副使安置英州謫九歲始
復左朝奉郎主督崇道觀居袁州未踰嶺病革二十



五年薨于南雄年六十八復敷文閣直學詔贈太師
宣和六年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完塞路倉府空虛
無賑救策公曰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留粟一年
食糶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肆揭賈
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
自食者爲王之立屋於東南兩廡寺十人一室男女異
處防其淆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爨蕪汲
有職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
帖畏伏借用所掌糶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
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鑱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啞不肯
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

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救寧以一身易千萬人命迄
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飢
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卽延公如兩寺驗視
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過是也違制
抵罪得爲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戾幸矣安
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
聞米如請而得至麥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
五千餘人州人旣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爲
洪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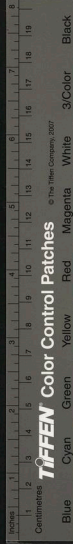
上以國步艱難兩宮遠狩爲憂公極言天道好還裔夷安
能久陵平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



也所言反覆當上意上曰卿議論縱橫熟於史傳有專對之才朕方擇使無以易卿公以母老父喪懇辭不許翟徵制遷五官假禮書爲奉使大金軍前令與宰執議國書公欲有所易輔臣護其文不喜遂抑遷官賜告一日歸別持太碩人拜且泣曰淮賊蠶起公間關至大原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易削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追與副使官僞齊公曰萬里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原當還諸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必不卽豫亦必偷生徇鼠間其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公不爲動旁貴人喞曰直忠臣也止劍士以目爲

蹠請粘罕怒少霽遂流逝于冷山流遁猶中國編窠也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廬不滿百皆陳王悟室聚落悟室使誨其二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榆布番課四隸採薪他山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麩而食困辱十年多爲詩文以諷皆憂國傷時語

悟室嘗得獻取蜀策持以問公公歷陳古事梗之悟室銳欲吞中國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公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豈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大事今既不受使適令深入教小兒兵交使在禮不當執悟室或應或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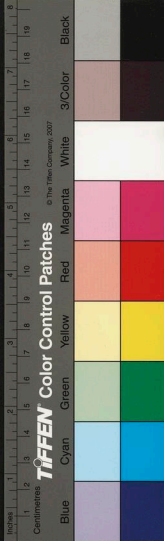


言行錄五卷
二
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梗謂我不能殺汝亦公
曰自分當處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此去蓮花濼三
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蕩諸水以墜淵爲言可也悟室義
而止

兩宮蒙塵五國城公嘗私遣人奏書并獻胡桃梨脩栗麴
諸物兩宮方知趙氏中興永佑陵諱聞公北鄉泣血旦
夕臨後遇諱日卽燕山開泰寺爲文以薦曰千歲厭世
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
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鬼但歌於楚些雖
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泉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
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

三后而不朽故臣讀之無不掩涕

虜已遣使約和悟室問所議十事公條折之甚至曰封冊
是虛名年號本朝自有金三千兩景德所無東北官緣
奉大國有其地矣絹不可增也至於取淮北人搃民害
計本朝必不可景德之盟南盟南北所得人皆不取載
書猶在可覆視也悟室曰吾欲取投附人誅之以懲後
何爲不可公曰昔魏侯景舉十三州地歸梁梁武欲以
易其姪蕭明於魏尋遂作亂陷臺城什兩帝中國所監
決不相從惟室稍悟乃曰汝性直所言不誑我吾與汝
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旣而莫將北來議不合囚涿州事
復變未幾兀术族悟室黨與坐歿者數百千人獨公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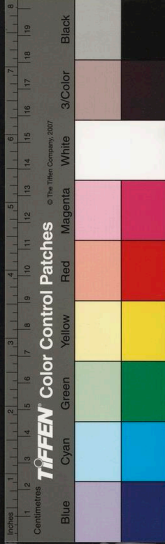
與持論身幾來者數矣元术知之故得免

公至燕燕人重公執節爭持酒食相勞苦公開行廬市物
色謀者得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以歸曰順昌
之役虜儀懼喪魄燕之珍器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
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雖再躡河南後必更成
具以倍室語并兩宮諸王主所居報上明年夏求得皇
太后書遣邵武男子李徽來歸上大喜因御經筵讀講
讀書曰不知太母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
一書遂官李徽

公復以書曰虜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從軍今不
敢虜朝廷不知虛實卑辭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
擊再造猶及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保江南歸之可也
獨不見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讐言不宜與胡銓
封事此或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丞相名劾殊
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趙二相安否獻六朝御容徽
宗御書其後和定祐陵及太后歸音皆先報凡四年中
以文書至者九皆陳軍國利病

宰執賀皇太后有來歸期上曰洪皓身陷虜區乃心王室
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二子皆中詞科亦其忠
孝之報也先聖福善禍淫之理於此可見

虜法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欲以計墜公令校雲中進士
試使者監上道公曰損食陽爲疾狀既至謂院官曰今



取亡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
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爲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
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它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
淮以南者公實以饒州聞張硤朱弁亦自言和州徽州
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
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爲我患歸計
屢欲變參政王公使至燕公得虜陰謀從坡上與館中
人語爲留守易王所獲對吏將馳流星騎上其事副留
守高吉祥素嘉公忠委曲護出之且易以他牘公行月
餘方以元牘奏垂入境七追騎至及淮則在舟中矣至
盱眙以奉使無狀自劾上方以來歸爲喜報無罪可待

日以御札趣覲旣以闕登時見內殿奏事罷力求鄉郡
養老母上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
可捨朕去也

公見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
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工示無中原
耶檜謂公長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
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黃鐘太呂乃可閱九日
直學士院

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詔歸之公曰虜旣限淮官
屬皆吳人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兀姑
示強以嘗中國宜謂之曰俟淵聖皇帝及皇族歸乃遣

